



草月译譚

# 夫妇善哉

Oda Sakunosuke

只日乍之功

草月新靴

夫妇善哉

于婧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夫妇善哉 / (日) 织田作之助著; 于婧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1  
(草月译谭)

ISBN 978-7-5463-4565-9

I. ①夫… II. ①织… ②于… III. ①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6533号

## 夫妇善哉

---

作 者 [日]织田作之助  
译 者 于 婧  
出 品 人 周殿富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聂文聪 曾雪梅  
装帧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75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3398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ISBN 978-7-5463-4565-9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夫妇善哉·····	〇〇一
天衣无缝·····	〇四七
放浪·····	〇六七
夜光虫·····	一〇五
织田作之助年谱·····	二〇三

夫妇善哉



一整年讨债的都进进出出。每天都像是年末还款的日子，酱油店、油店、蔬菜店、沙丁鱼店、干货店、木炭店、米店、房东等，都火急火燎地催促着。种吉在巷口炸着牛蒡、莲藕、山芋、鸭儿芹、魔芋、红姜、干鱿鱼、沙丁鱼等，靠着“一钱天妇罗”营生。他一看到讨债人的身影，就会突然低下头假装和面。附近的小孩儿喊道：“大叔，给炸个牛蒡吧。”等了一会儿，光听到种吉说“好嘞，有刚炸好的”，可他只是吭哧吭哧地使劲擂着钵子，连清水鼻涕掉了都没察觉。

讨债人见跟种吉没法谈，就直接向巷子深处走去，找种吉的老婆阿辰交涉去了。阿辰与种吉很不一样，她警惕地注意着讨债人的动作。有时，讨债人会张牙舞爪地很过分，只要他们稍微敲一下坐着的木地板，阿辰就会变得勃然大怒，

毫不客气地说道：“敲人家的木地板，你，觉得合适吗？”还说，“那可是一家之神住的地方啊。”

不知是演戏还是过于兴奋的缘故，那声音听上去仿佛带着泪水。这时，对方会大吃一惊，反倒将错就错地说：“你胡说些什么呀。我可什么都没敲啊。”他们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论着，最后往往是阿辰败下阵来，落得不能让人家空手而归的下场；怀着仿佛被刀割一般的心情不情愿地递给他们五十钱或一块。可仅有一次，一个讨债人被阿辰当场批评了敲木地板的事情之后，竟窘得哑口无言，并突然低下三四地道歉起来，最后连滚带爬地逃走了——讨债人来过之后，阿辰总会对女儿蝶子这样发牢骚。

在蝶子看来，那样的母亲既丢脸又可怜，并且还有些后悔不该欺瞒母亲诓骗买零嘴儿的钱，不该从装卖天妇罗的钱盒子里偷拿硬币。种吉的天妇罗卖的是味道，因此广受欢迎，可也因此吃了亏。连阿辰都觉得，无论莲藕还是魔芋，片儿都切得太厚了，这样很不划算，可种吉拨了拨算盘说道：“本钱才七厘，卖一钱怎么可能吃亏呢？”种吉还说，家里没剩几个钱是因为每天的收入都赔给以前的借款了。他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可就连十二岁的蝶子也明白，父亲的算盘里根本没有算进买木炭和酱油的钱。

光靠卖天妇罗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因此每当附近有葬礼的时候，种吉就会去做轿夫。夏天的氏神祭时，身着泳衣担着神社的大提灯列队游行，一天就能挣到九十钱。要是穿盔



甲的话，还能多拿三十钱。种吉不在的时候则由阿辰炸天妇罗。阿辰尽可能地节约材料，祭祀当天路过看到，种吉总会感到脸上无光，盔甲下冒出许多汗来。

因为实在是太穷了，蝶子从小学一毕业，就被急忙送到人家家里帮佣去了。那时，河童胡同的一家木材店的老板曾捎话说条件很好，阿辰着实意想不到地高兴了一番。可猜透人家是最终要纳妾的意思之后，父亲死活不答应，最后把蝶子送到位于日本桥三丁目的一家二手服装店帮佣。河童胡同原先传说河童栖息于此而遭人们忌讳，木材店的上一代老板就把分文不值的那块地全都买了下来，还盖了出租屋，现在靠着高得惊人的房租赚了很多钱。人们私下里都说木材店老板就是河童，大概还因为他有好几个小妾，吸取着年轻生命的鲜血的缘故吧。蝶子越来越有女人味儿了，胖乎乎的，脸盘儿小巧精致，木材店老板也还真是好眼力。

蝶子在日本桥的二手服装店忍了大半年。冬天的某个清早，种吉要到黑门市场进货。他特意绕到二手服装店前，走过一看，瞧见正在门口扫地的蝶子的手皴裂得都出血了，于是就直接进去找人理论，并把蝶子带回了家。然后，在蝶子的要求下，又把她送去曾根崎新地的茶屋当艺伎的实习生。

种吉的手里进来五十块钱，可它因用于还债眼看着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拿到这么多钱。本来，种吉也没想过要安闲度日，所以当他听十七岁的蝶子说要当艺伎的时候，他这个做父亲的着实乱了手

脚。种吉说，以艺伎的新人身份初次亮相时，总不能让她边走边发天妇罗；而且贺宴、服装、犒赏别人的钱等开销都很大。虽说雇主事先承诺钱他会出的，可这是预借，他是打算以此把蝶子拴住。可是，蝶子性格就是天生的爱热闹，再加上受到环境的影响，她吵着非要当艺伎。种吉最终拗不过，还为她煞费苦心地筹钱。因此，什么“做辛苦的工作都是为了父母”之类的俗话在蝶子身上是不适用的。每当一些不甚风雅的客人问起“当艺伎肯定是有不可告人的原因吧，一定是你父亲……”的时候，蝶子绝对不会可怜兮兮地主动说什么“父亲好赌博，被人家骗了田地”等鬼话，这是由当地的风土人情和蝶子的性格决定的。可是，她也不好真的就哭着对人家说：“他们就是不让我当艺伎，世上还有如此薄情的父母吗？差点儿就闹得和他们断绝关系了。”每当这时，她总是岔开话题说：“我父亲和老爷您一样一表人才。”这种做法虽说很不好，可也看上去可爱动人。蝶子天生一副好嗓子，无论什么样的酒席，她都会尽情地大喊大叫，喉咙和额头都暴出了青筋，拉门也被震得作响。她的歌声充满魅力，是热闹的酒席不可或缺的艺伎，也就是说，她卖的就是轻浮。可是，她却唯独对一个人说了真话，就是与她相好的廉价化妆品批发店老板的儿子。

此人名叫维康柳吉，三十一岁，有家室，孩子今年都四岁了。他和蝶子刚认识三个月就好上了。柳吉替中风卧床的父亲经营买卖，卖的都是些理发店用的香皂、雪花膏、发

蜡、化妆水和篦子之类的东西。听说他们家是家批发店后，蝶子去理发店刮脸的时候，总会留意店里使用的化妆品的商标。一天，路过柳吉位于梅田新道的店铺时，蝶子看到身着短上衣的柳吉正在监督工人们装货。他时而取下夹在耳朵上的笔，刷刷刷地在账本上飞速写着什么，时而把它叼在嘴里拨弄算盘，样子看上去很是勤快利落。两人的视线一旦碰到，蝶子便会害羞得面红耳赤，而柳吉却只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时地暗送秋波。这越发让他看上去是规矩之人。柳吉稍稍有些口吃，说话的时候总是嘴巴朝上地嘟囔着什么，蝶子老早就觉得他的这个动作显得很聪明。

蝶子认定，柳吉绝对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还四处跟人家说。结果，大家私下里都议论说，他们俩的关系一定是女方主动的，对此蝶子定无反驳之言。柳吉喝醉酒后总爱唱净琉璃的高潮部分，那张脸再配上低沉的哭腔，大家这么判断也无可厚非。他最喜欢吃的就是夜市上卖的两钱的味噌炖猪皮，因此还得了个绰号——猪皮先生。

柳吉对一切好吃的都喜欢，还经常带蝶子去卖好吃的店。照他的说法，北边没有什么好吃的，好吃的东西都在南边。而且，高级餐馆也不行，说得难听点，在那种地方就是扔钱罢了。倘若真想吃美食，就得跟在他的后面，他肯定不会走进高级餐馆，最多也只是高津的汤豆腐店，一般吃的净是些花不了几个钱的低档菜。比如，夜市的炖猪肉、粕馒头、戎桥筋等。这些小店从外观看上去都不是领艺伎应

该去的地方，开始时蝶子也想过，为什么偏偏来这种地方，可柳吉却解释说：“怎……怎……怎……怎么样，好吃吧，这……这……这……这么好吃的东西在其他地方可是吃不到的啊。”再一吃，果然美味无比。

白色的短布袜被胡乱地踩踏，惊得人“啊”地大叫起来，这反倒激发了人的食欲；拿着那种下三滥的小吃边走边吃，反倒成了小小的祈祷。在拥挤的客人间猫着腰穿梭前行，也并不给北新地的当红艺伎掉价。第一，柳吉虽然总带自己吃些便宜东西，可是从腰带、和服、长衬衣，到细绦带、腰包和草屐，他为自己破费了很多，因此没道理说他小气。他还送了自己一些雪花膏、篦子之类的小东西，虽说也不值钱，可蝶子还是偷偷地欢喜地用着。而且，父亲至今还在靠一钱天妇罗辛苦地赚钱。跟随柳吉大人四处游玩的时候，她总会不由想起父亲那满是油污的双手，跟在柳吉后面走着走着，会逐渐伤感起来。

两人关系越来越深，柳吉来找蝶子的次数也越发频繁，他们有时还会到远处旅行。可是蝶子终究还是知道，柳吉没钱了。

柳吉的父亲即便在中风卧床不起的时候，也忘不了把银行的存折和印章藏在被子下面，柳吉根本没法下手拿走。总之，他能够自由支配的钱是有限的，靠着从理发店等客户那里收到的款子多少还能维持开销；可眼看着欠的债也越来越多，柳吉的脸色吓得发白了。这期间，蝶子送给柳吉一双男

式草履。附送的信上还写道：“您好长时间没来了，我很担心。真想跟您说说舌……”把“说说话”写成了“说说舌”，这封只有柳吉看得懂的信不知怎地传到了病人那里。老父亲把柳吉叫到枕边，教育了他好几次，可就是没用。老父亲绝望了，心想现在自己这副身子又不能打他、揍他，真是悲哀啊，他气得眼眶里泛出泪水。年轻的妻子故意把五岁大的女儿抱在膝盖上，脸朝上看。她已暗下决心回娘家去了，只是强忍着没歇斯底里地叫出来罢了。柳吉很沮丧，心里嘀咕，都怪蝶子这个爱出风头的家伙，可他并没有不领蝶子的情谊。那双草履很是讲究，上面印着戎桥“天狗”的商号，鞋带还是蛇皮做的。

老父亲已经发话说：“你要是以为连锅底下的灰都是自己的东西，可就大错特错了。我要跟你这种私奔之人断绝关系……”他顽固得就连母亲在世的时候都被气得大哭，现在若不暂时离家，看样子这件事是不会收场。刚出了家门，柳吉突然想起，有笔东京的款子还没去收呢，粗算了一下有四五百块，他这下总算愁云消散了。他马上来到常去的茶屋，叫来蝶子，商量不如干脆私奔吧。

第二天，柳吉在梅田站等着，蝶子顶着毒辣辣的太阳大踏步地横穿过站前的广场。她把头发盘了起来，看上去鲜活得反倒不大真实。柳吉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感觉。他们马上登上了开往东京的火车。

他们在八月末湿热难耐的天气里在东京的大街小巷东奔

西走，虽然离月底还有两三天时间，却死皮赖脸地央求人家快些付款。就这样，他们总算筹到了三百块，然后直接去了热海。柳吉想找些专在温泉里陪人作乐的艺伎来玩，蝶子骂他，然后考虑起两人今后的去向。他们当然不能长久地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可柳吉心里想的是：说是断绝关系，只要道个歉就能回去。因此只是一个劲儿地说着“没事儿，没事儿”。蝶子一直觉得连声招呼都不打地从雇主那里跑出来不大好，可柳吉根本没顾忌到她的心思。艺伎来后，蝶子使出浑身解数，惊艳全场，本地的艺伎都说“大阪来的艺伎就是没法比”，这多少让蝶子感到些许安慰。

就这样过了两天。中午时分，四周忽然嘎嘎地响起奇怪的声音，紧接着剧烈地摇晃起来，同时响起“地震啦”、“地震啦”的声音。蝶子倒是抓住了拉风门，可又突然瘫倒，然后“啊”地大叫一声坐到了地上。柳吉紧紧地贴在另一面墙上死也不放手，一句话也不说。那个瞬间两个人心里都为私奔一事深深后悔了。

在避难列车里他们也没怎么说话。总算到了梅田站，然后直奔盐町的种吉家走去。半路上看到电线杆子上贴的都是让人惊心动魄的关东大地震的号外。

种吉正借着西下的夕阳炸天妇罗，一看到两人的身影，惊得话也说不出来。在那张晒得黝黑的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的东西流了下来。他们站着聊了一会儿，从种吉嘴

里得知，雇主事后马上就通知了蝶子失踪的事情。种吉他们心想蝶子一定是轻信了坏男人的话被卖掉了，他们担心她是否活着，挂念她在哪里干什么，晚上都睡不着。听了“坏男人”几个字，蝶子变了脸，然后指着呆站着只顾啪嗒啪嗒扇扇子的种吉介绍说，这是她的某某，云云。种吉只寒暄了一句“哦，欢迎”就打住了，他慌慌张张地连柳吉的脸都没好好看看。

阿辰一看到女儿的脸，就把和服袖子掩在脸上。好不容易不哭了，才把两手撑在地上，冲着柳吉问候道：“这次，小女承蒙……”还说，“蝶子的弟弟信一上小学四年级了，今天还没放学。”柳吉不知道该寒暄些什么，只是半口吃地说着天气如何。种吉去买冰水了。

四铺席大的房间里，银蝇乱舞，密不透风，闷热得仿佛能发出“吱”的声音。种吉把草莓冰水装在箱子里提回来了，大家默默地喝着。末了，蝶子讲了去东京前后的大致经过，种吉听了大吃一惊地说：“真可怕，东京居然地震了。”这下大家总算有了话题。父母听说他们是乘坐避难列车九死一生地逃回来的，不停同情地说“辛苦了”。这下，两个年轻人，尤其是柳吉总算安了心。“真不知如何道歉才好”。柳吉流利的说辞让种吉和阿辰诚惶诚恐。

借来母亲的浴衣换上后，蝶子下了决心：一旦跑了就不能再厚颜无耻地回雇主那儿去，她要与同样从家里跑出来的柳吉同甘共苦。蝶子说她不想再当艺伎了，种吉说只要你喜

欢怎么样都行，话里流露出对女儿的怜爱之情。蝶子向雇主预借的款子不到三百，种吉决定按月分期偿还。柳吉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沉默，他说不如我去求老爷子吧。种吉却大手一挥地说道：“您要是那样我们可过意不去。”对此，柳吉也没有异议，说：“太对不起伯父了，我简直不好意思见您。”接着，阿辰转向柳吉，跟他讲起蝶子的事，说她除了荨麻疹之外连感冒都没得过，找遍全身也没有一处伤痕，把她养活这么大受的苦可真是……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柳吉听上去却觉得刺耳。

他们在种吉的小房子里无所事事地待了两三天，最后，在黑门市场的小巷里借了间二楼的屋子过起了日子。楼下住的是做装便当和寿司的木盒子的手工匠人，二楼六铺席大的房间本来是放木盒子的，先付了七块月租才借到。很快他们的日子就没了着落。

柳吉没有工作，因此挣钱的任务自然落到了蝶子头上，她不想再去帮佣，最后只能去做酒席上的临时艺伎。有位名叫阿金以前也在新地的北部一带当过艺伎的中年女人，现在在高津开了一家店，专门替人联系艺伎工作。所谓临时艺伎，是指在宴会或婚礼等临时雇用的会唱歌跳舞的女招待，给的薪水比真正的艺伎要少得多，因此很受小宴会的欢迎。阿金联系了几名艺伎出身的人，分派给她们工作，从中抽取佣金，赚了不少钱，还专门装了一台电话。一次宴会，从傍晚



到深夜的薪水是六块，除去中介的分成，能賺到三块五十钱；婚礼的时候能賺到六块，连上红包和小费之类收入不算差。听了阿金的游说，蝶子也当上了临时艺伎。

蝶子提着装着三味线的小箱子乘电车来到指定的地方，马上就開始工作，又是端菜又是燙酒。三名临时艺伎围着三四十位客人斟一圈儿酒下来就让人够受的了，宴会结束之后更是麻烦。每当碰到想借着统一的会费玩个痛快的客人，不是被要求弹就是被要求唱，片刻都休息不得。一会儿弹浪花的三味线，一会儿模仿别人说话，正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又被要求跳安来节舞。好在蝶子生性爱热闹，所以也不觉得辛苦，而是尽心尽力地干着。客人都说，干这个比艺伎强吧。蝶子觉得很难过。看着那些说出真实年龄会吓人一跳的、上了年纪的同行，每当宴会快要结束的时候都会为了多拿些红包学着年轻女子的样子忸怩作态，她就觉得不是滋味。夜深后乘坐电车回家，在日本桥一丁目下车，穿过黑门市场——那里除了野狗和捡破烂的在翻着垃圾箱之外没人经过，静得只剩下飘荡在空气中的腥臭味——来到小巷，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香气。

那是山椒煮海带的香味。柳吉说，把上等昆布细心地切成半寸见方大小，然后和山椒一起放到锅里，多倒些龟甲万的浓酱油，用松树木炭烧的小火咕嘟咕嘟地煮上两天两夜，味道就会好得跟戎桥的“小仓屋”卖的山椒海带一样鲜美。他还说，为了打发时间，从昨天就开始煮了。不要让火灭了和时而搅拌一下两件事很重要，因此今天一步都没出门，就